

## 序

### 潮汕之「俗」中的「不俗」

2003年7月，我應李嘉誠基金會的邀請從清華到汕頭大學，參與創建設計學院，這是我初識汕頭的開始。早聞潮汕菜好吃、潮汕人聰明，但到了汕頭，看到市容全無心目中開放特區的氣勢，不但現代建築很少，而且城市風貌陳舊得有些冷落，滿街大都是本地人在經營，很少見到外地客商，上前購物、問路，方言極為難懂，好像來到《老殘遊記》中的化外之國，一時頗為訝異。

開學後在學院認識了一些朋友、同事和學生，慢慢對汕頭熟悉了，才發覺汕頭需要仔細觀察才能體味出其不凡之處和潮汕文化的博大精深。而凱龍就是常常一起聊天的同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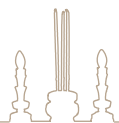
凱龍在我心目中是潮汕「臥龍」一類的人物，他能寫會畫，早年曾參加由著名美學家王朝聞先生主持的國家重點工程《中國美術史·魏晉南北朝》的寫作，一個地方作者能參加此項在美術界頗有影響的活動，可見其學術功底。他大學專業是工科，從未經過正規的美術學院訓練，但他的國畫自成一格，有新文人畫的意蘊，境界不俗。凱龍在學院開著他的廣州小本田車，喝工夫茶，給學生上美術史和中國文化課，談玄論道，偶爾還在桑浦山腳日月湖邊玩一把行為藝術，蓑衣斗笠、目光專注，行工夫茶道式，實乃學院一景。

此前他已有一本《潮汕老厝——四海潮人的心靈故鄉》行世，出版以來頗受社會的好評，也因此，朋友中間大凡有外地客人來潮汕，多請他設計遊覽綫路或請他作陪，潮汕傳統民居也在他的鼓吹下廣有影響。

我在閒時行走潮州或揭陽或其他周邊各地的建築、民俗、風物等時，常從一個外鄉的文化學人的眼光觀察一些小細節，發覺本地的文化有極強的系統性，從民居建築獨有的「四馬拖車」、「四點金」、「下山虎」等樣式，到富麗的屋脊裝飾、屋頂龍鳳及仙人走獸的嵌瓷，再到室內精美絕倫的木雕、石雕、刺繡等，都互為呼應，頗具唐宋遺風。

我常從旅遊勝跡不起眼的小書櫃中，看見一排排地方民俗風物志之類的出版物，分門別類極其詳細，深感潮汕人對自己文化傳統的自豪程度堪稱中國地方文化之最。但當代潮汕相對於全國發達地區的「落後」又令人不解。如此優秀的傳統文化為何沒能為當代潮汕文化的轉型起到推動作用，是否因為自成系統而過於「完整」了？與我一樣從外面來到潮汕工作的人也有同感，有的朋友甚至「怒其不爭」，不滿潮汕文化的「保守」而離開了。

但有一個現象讓我沉思，我觀察到潮汕人的「自得」和他們的「幸福指數」成正比，飲茶、美食、溫暖宜人的氣候和潮汕極其豐富的節俗，構成了當地人重要的生活內容。常常看見一個擺地攤的小販，秤砣邊上必有一套迷你的工夫茶茶具，似乎做生意是為了喝茶。我來汕頭後才知道，潮汕菜的精髓不是那些魚翅、鮑魚，而是那些通過新鮮、清淡的飲食搭配出來的陰陽平衡的營養觀念和生活美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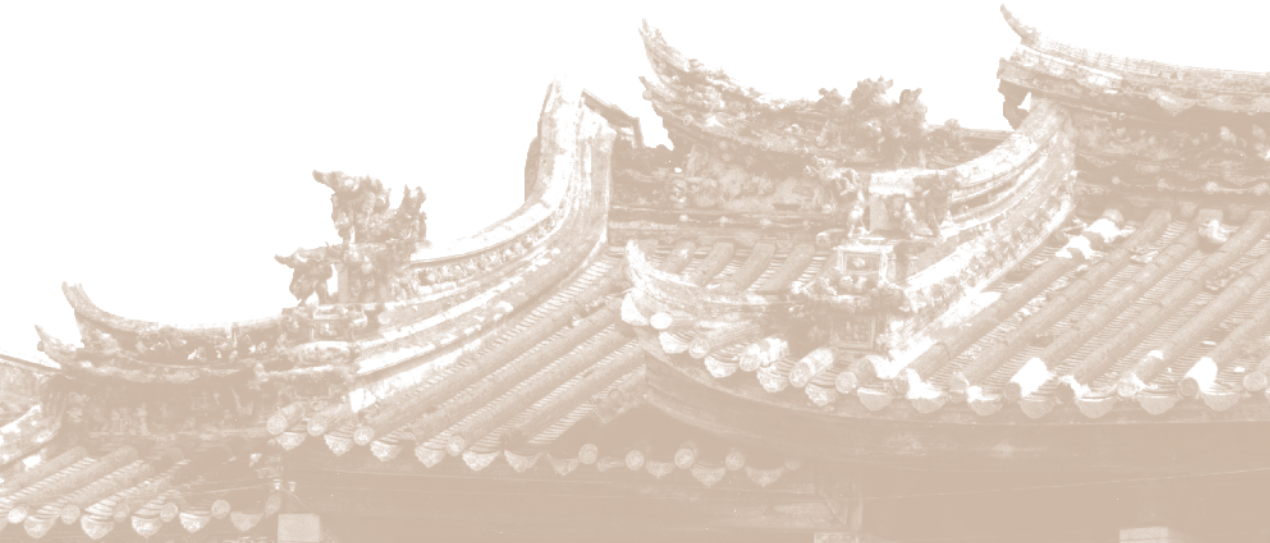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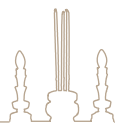
我突然想到，我曾經尋找很久的中國傳統「系統哲學」觀念，其實就在潮汕文化中活著。現代工業文明無論發展得多麼快速和令人目炫，它在地球和人類的歷史中還只是一瞬間，在潮汕文化傳統中遊走品味，你會覺得判斷古代、現代誰優誰劣，確是有點為時過早。

但我在潮汕生活的時間還是很短，沒有機會看到潮汕文化中最為精彩的「節俗」部分。聽說潮汕老家庭中古俗繁多，規矩井然，禁忌也不少，每到春節、元宵、清明、中秋等節日，節俗異彩紛呈，那是一種活著的歷史，而不是「化石」，節俗中呈現的文化「系統性」一定會更強、更典型。所以當凱龍說希望我為他的新書《潮汕古俗——四海潮人的精神家園》寫一篇文字作序的時候，我欣然答應，我想，以凱龍對潮汕鄉土情深之調查和了解，寫出來的東西一定引人入勝，而潮汕以外的讀者也更能讀出潮汕之「俗」中的「不俗」。

杭間

2010年2月於北京清華園





## 前言

本書是花了近三十年心血才完成的潮汕古代民俗專著。之所以會花費這麼長的時間，一方面是因為本人生性懶散，又不趕甚麼「項目」結項，故得以憑自己的興致，當成享受慢慢地弄；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堅持書中所描述的場景都必須是親歷過的，而且要拍到好的圖片，畢竟現在是讀圖的年代，而有些重要的場景如潮州青龍廟「營安濟聖王」，卻中斷了整整 64 年！因此，想快也快不起來。幸好，在這漫長歲月裡，隨著自己境界的提高，對潮汕古俗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回想起來，其過程可說是一波三折。

對潮汕古俗的最初印象應追溯到三十餘年前改革開放之初。當時，我正在潮汕榕江邊上的炮台古鎮讀高中，一心準備高考，而每到節日，窗外卻不時傳來叮叮咚咚的鑼鼓聲與咿咿呀呀的潮曲聲，攪得人心煩意亂。街上也熙熙攘攘，喧鬧異常：那些刻意打扮成各種「戲出」的少年男女，與那些穿西裝、戴瓜皮帽、趿拖鞋、擊鼓吹簫的人在招搖過市；而穿旗袍、扛標旗、戴墨鏡、塗脂粉、一步一扭的美女，與穿長衫、戴禮帽、刻意扮成上海灘小癮三模樣的「俊男」則在款款而行，所到之處萬眾喧騰，觀者如堵……原來，這是鄰近鄉鎮村民在「營老爺」（也稱「祭社」或「營標」）——一種剛剛從「文革」時代解禁出來的遊神賽會。

這種舉城若狂的遊神賽會，對正在埋頭苦讀的我來說，不僅是無聊可笑，浪費時光，而且簡直是「勞民傷財」：據說僅那頭插雉雞



穿古裝、擎幢幡、塗脂抹粉、一步一扭的美女在初春的田野裡款款而行。



隨著樂隊哨子節奏行進的英歌隊，威武雄壯，將潮汕男人的氣概渲染到極致。

毛的「太子」所挑的「鞭炮擔」，就價以千計！這在當時可是天文數字。但奇怪的是，那些手頭還沒多少餘錢的鄉親卻寧可借錢也要參與！看著這些「不可理喻」的鄉里人，憤世嫉俗的我除了搖搖頭歎一聲外，只好隨便考個大學逃之夭夭。

來到武漢科技大學，開始像模像樣地學起了鋼鐵，自以為將來可用大工業生產的「先進科技」改變家鄉的「落後」面貌，但「先進科技」那種煩瑣的分析和鑽牛角尖的演繹卻很快使我厭煩，而大規模工業化所造成的城市空氣污染和人情冷漠又讓我沉思，難道這就是我們追求的未來生活嗎？我開始對自己的初衷產生懷疑。也就在此時，睡夢中卻經常莫名其妙地出現這樣的一幕：在朦朧中我彷彿回到潮汕家鄉，獨自背著行囊，追隨著那漸漸遠去的鑼鼓聲，沿著阡陌小路，從一個鄉村奔向另一個鄉村……

後來，我有幸在著名美術理論家、畫家陳綬祥先生的推薦下，加入了當時藝術學科國家重點項目——王朝聞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美術史》和《中國民間美術全集》的編撰班子，因此殊勝的因緣，得以對中華大地的美術遺存和民風民俗作系統考察，這時，我才豁然大悟：原來，腦海裡那朦朧的一幕，是祖先「魂兮歸來」的召喚——當我們得意於掙脫了傳統的「束縛」，日漸遺忘了腳下這片黃色的土地與寧靜田園而忘乎所以的時候，當我們實際上已沿著被西方文明劫持的軌道不斷向外追逐而不自知的時候，祖先在天之靈，彷彿屈原在《招魂》中那樣呼喚我們：「魂兮歸來！去君之恆乾，何為四方些？捨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朦朧中的故鄉才是我的精神家園！這古老土地及土生土長的文化，才是我們精神的聖地和靈魂寄託的樂土！

比如以前那厭煩的舉城若狂的遊神賽會，就是一種源於三代，



潮陽區貴嶼鎮 1800 米長的文化古街，始於嘉靖十七年。每年的正月底或二月初都會配合祭祀雙忠聖王，舉辦規模盛大的「街路棚」書畫展示活動。



饒平縣三饒鎮道韻樓的祭祖場面。也許，正是對祭祀食品的精心製作導致了潮州菜系的發達。